



遵义文苑

一棵树……司马玉琴

遍地樱花……肖 勤

走进遵义……汪 兴

中国杉王：生命之悟……刘 华

古、近代黔北文化……曾祥铤

2006



遵义市文联 主办



本刊顾问

陈鸣明 丁福秋 何 萍

编委会

主 任 杨进修

副主任 李发模

委 员(以姓氏音序排列)

陈义忠 初立丽 傅树湘

高安强 胡丽蓉 黄大刚

李 巍 李 勇 林茂前

刘中国 罗吉宇 罗林陆

罗胜明 罗遵义 穆升凡

欧阳华 冉发常 王道常

王道耕 王东风 王 刚

王瑚玫 王世宽 夏维维

辛玉珍 叶金国 张思良

张云红 赵伯鸿 赵 虹

赵剑平 周明仁

遵义市文联主办

2006年第1期(双月刊)

主 编 李发模 赵剑平

副 主 编 刘中国 陈义忠

王瑚玫 李 勇

编辑出版 遵义文艺编辑部

地 址 遵义市民主路市委
第二办公区307室

电 话 (0852)8267795

邮 编 563000

印 制 遵义市嘉联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8822617 8683479

准印证号 黔新出[报刊]2006
年连续性准字42号

登记证号 贵州省[报刊]连续性
内资字第DK24号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坚持“三贴近”，虚功实做 进一步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丁福秋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市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三贴近”的要求，创造性地工作。必须注意谋划，把各项工作，尤其是重点工作抓好抓实。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抓理论学习、宣传、研究工作，抓重大主题宣传舆论工作，抓“四在农家”、“四民社区”等品牌工作，抓纪念建党8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遵义选拔赛、中国政府文华奖全国青少年杂技大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等重大活动。

坚持政治过硬，围绕中心，务实创新，虚功实做，多作贡献。坚持业务过硬，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式、内容、手段上的创新，争取新的进步。

我认为创新是灵魂，要创新不但要有创新意识、创新理念，更要有业务过硬的本事。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只要符合广大民众的心愿，只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努力去做，并努力做好，做到这一点我们做意识形态工作就达到了一定境界。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团结一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勤奋创作，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遵义文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总第 82 期

目录

小说	短篇	4 一棵树	司马玉琴
		9 遍地樱花	肖 勤
		15 走过冬季	李芝惠
		28 你一碰，我就倒	雷 霖
散文	游记	39 走进遵义	汪 兴
		40 红色之旅	田晓颖
		42 黑发到白发只需一瞬	
		白发到回忆却要一生	童 瞳
		44 李白诗碑遐想	张祖荣
		45 话说余庆之名	钱再伦
	校园文学	47 欧洲四十天（日记）	邓博磊
诗歌		50 敖晓波的诗（三首）	敖晓波
		51 中国杉王：生命之悟	刘 华
		52 朵孩的诗（三首）	朵 孩
		53 读你的名字	黄树宏
		54 一片树叶	余利红
		8 下午是美丽的	杨 然

责任编辑：杨 星
校对发行：胡丽蓉
初立丽
黄仲义

目 录

诗歌	诗词	14 冬日山中遇友	娄集林
		27 给友人（外一首）	悯 子
		43 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	马光中
		49 甘为《桃源》多耕耘	朱绍清
	散文诗	57 春雪	黄明仲
文论	诗歌	60 与春天有关的名字	梅 翼
		64 声音	张于霞
	评论	55 古、近代黔北文化剪影	曾祥铤
		58 黔北民歌的魅力	胡启涌
	文摘	61 谈谈科学与文艺	佚 名
美术摄影	时政	62 激发文化自信 勇于开拓创新	陈鸣明
	简讯	38 市舞蹈家协会简讯	
		8 征稿启事	遵义文艺编辑部
		封面：国画——赤水古镇	徐永超
		封二：周树心书印作品选	周树心
		封三：茅台啤酒	星 光
		封底：国画	蔡聪森

司马玉琴

一棵树

以村人的眼光来看，一棵树的胸径长到一米，就该砍来用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法，真正能够长到一米的树是很少的，木材的用途很多，树又长得慢。这棵枫香树能够长到一米，是因为它是枫香树，枫香树的材质不好，做成木板后扭曲变形的幅度很大，即便是不太讲究的村人，也不用它来做家具。但枫香树的材质是有它的特点或者说优点的，那就是韧性好，耐腐烂，据说，先前的铁路枕木，绝大部分是枫香树做的，乡村里没有铁路，枫香树在乡村的用途是用来做楼板，而且，这都是近些年才用的，以前，杉木、柏香木、梓木都用不完，哪有用枫香木的呢？

正因为现在不是过去了，因而，贵生和秋奎谁也不肯相让。贵生打工回来，修了栋砖木结构的瓦房，这棵枫香树拿来做楼板，正好。秋奎家的牛栏也早该换楼板了，再说，就是眼下并不真的急需，单就这棵树的价值，也有八九佰元的，顶在外打一个月的工的。也是活该扯皮，要在二十年前，贵生和秋奎他们爹那一辈，哪家要是砍这棵树，另一家肯定不会说多话，乡里乡亲的，无数代的邻居了，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不稀罕，偏生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偏生两家都想到了这棵树，而更为注定扯皮的是，偏生这棵树长在两家的自留山的边界上，让他们都觉得自己砍树理直气壮。

两家都想砍树，两家都宣称树是自己地界上的，当然就谁也砍不成了。仡佬菁是一个仡佬族村子，同宗同源，发生了争执，自然不能用激烈的方式，得用平和的方式解决，不然，就惹人笑话了。贵生在县城读过高中，在仡佬菁，文化程度算是第二高的了，文化第一高的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实际上，除了几个在读的高中

生，村子里读完高中又在村子里居住的，就他一人，他自然有他的方式。秋奎不识字，人也老实，不善言辞，当然，跟其他的村人一样，没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但有村庄里的方式。

贵生知道秋奎的方式，内心里，他漠视那种的方式，他想，都什么年代了，二十一世纪了，都信息化了，都现代化了，怎么能听一个没有法定身份的一个人的一句就解决了呢。当然，他也不公开表示反对，毕竟，村人们都还相信那种方式，公开反对会犯众怒，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贵生是聪明人，去寨老家之前，他进了趟城，回来的时候，还在乡上当司法助理员的同学家喝了酒。

是秋奎来叫贵生的，秋奎手里提了瓶土酒。贵生当然也得拿酒，这是规矩。贵生家有瓶装酒，但他提的也是早准备好的土酒。秋奎说：“贵生，那事我们还是去凭寨老说吧。”贵生说：“要得”。从贵生家到寨老家有半里路，除了最初的那二句，一路上谁也没说话。秋奎在前，贵生在后，贵生跟得很近，看上去不像是去评理，倒像是去走亲戚。

寨老坐在家中唯一的椅子上吸烟，他的烟竿很长，斜斜地支到脚前的地上。贵生和秋奎把酒放在灶头上，寨老继续吸烟，没看他俩，他俩各自找凳子坐下，拿眼光瞅寨老。寨老吐出嘴里的烟，将烟竿立在椅子旁，轻声说了句：“来了”。仿佛自言自语。贵生和秋奎都点了点头，但谁也没回话。秋奎不善言辞，他想让贵生先说，反正就那么回事，树在那儿，也不是藏在暗处的小物件。贵生想，寨老老了，说话的声音中气不足了，这么些年，他都不太喜欢过问寨中的事务，不知怎的，大伙还是十分信赖他，真是件奇怪的事情。他想让秋奎先说，如果自己先说，有点显得象主动求寨老明断似的。

寨老是一个职务，是仡佬族村寨中一种特有的职务。寨老这职务，不是任命的，也不是选举的，没有任何官方的性质，寨老的职务，是由他的辈份和年龄决定的，当然，辈

份和年龄都够了，也还要得到寨中人公信和公认，并由寨中年龄和辈份最高的十二个老人望确定。现在的寨老确实老了，他是三十年前当的寨老，那时候，贵生和秋奎他们刚出生。现在的寨老老了，但他当寨老的时候刚满四十岁，据说是人们能够记得的寨老中，最年轻的，也是周围各仡佬寨中，最年轻的。贵生和秋奎都不知道寨老是如何当上寨老的，只隐约地听说，那时候，寨老坚持不当，还差点被众老人望联合逐出了寨子。现在是新时代了，在以前，寨老作为村寨的领头人，决定着寨中的大小事务，有时，他的决定关系着村寨的命运，因而不是一件小事。寨老被推为寨老，他的辈份够，年龄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是寨子第一个出去当兵的，后来还在外省修过铁路，他有见识，有头脑。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没有明确禁止过寨老的推举，也不过问这事，只是在安排村干部时，一般总是要把各仡佬寨的寨老安排进去。仡佬寨的现任寨老，是唯一没有在村里任职的寨老，不是没安排，是他坚决不干。当了寨老后，他还是不大过问村中事务，由着政府安排的村干部处理。他常说，时代不同了，可不敢用老办法了。他当寨老的那几年，仡佬人不大过自己的节日，他基本上无事可做，后来，他也只不过在三月祭树时，领领头，在七月吃新节，领头祭祭祖，给大伙分牛肉。可世间事总是很奇怪，他越是不过问寨中事务，寨中人却越是信服他，寨中有人发生争执，他无意间一句话，便成了公理。有时，连他自己也不太明白，他想，可能是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让族人不好悻面子吧。

寨老不说话，静静地等候着他俩开口。他俩也不开口，想等对方说话。寨老是有耐心的，见他俩谁也不说话，重又把长长的烟竿拿了起来，剔烟灰、装烟末、点火，浅浅地吸着。老实人有老实人的耐性，贵生终于没挨过秋奎。贵生在心里不耐烦秋奎，但他没

表现出来，他还笑了笑。

“寨老，可能你也晓得，那棵枫香的事，秋奎他说是来找你凭说。”贵生说。

寨老点点头，甚至还若有若无地笑了笑。

“按理说，那棵枫香树就是我家的，我爹过世时给我说过，从地界上看，也在我家的范围内”。贵生接着说。贵生不想多说，他只讲关键的，前辈口传，肯定不会说谎，现在的地界，也说得明白。

“秋奎，你的意思呢？”待贵生说完，寨老不表态，他反问秋奎。

“我们两家交界的山林，是自留山，划地界那阵，我们还没生。但从两块界桩石拉绳子，正在树的中间。那棵枫香树也不是才长的，少说也有百来年，划界的时候肯定就在。我没啥意思，任凭寨老说句话。”秋奎不善言辞，但讲得也十分清楚。

“本来吧，你们不应该来找我，都什么年代了，这是村上的事，你们应该找村里或乡政府。既然你们找我了，我想问你们一句，我说了，你们就听么？”寨老不慌不忙地问。

“我没话说。”秋奎表态。

贵生不说话，但满脸的笑，让人看来仿佛是没话说。寨老拿眼盯他的时候，他也不避让。

“哎，新时代了”。寨老轻轻叹了口气，顺手又将手中的长烟竿立在了椅子旁。

“按说，我确实不该多言，可话又说回来，年纪一大把了，想来说说也没关系”。寨老的话还是很轻，当然，贵生和秋奎也都听得清楚。

“那棵枫香树我晓得，划地界那阵，我还没去当兵，我还帮大人們的忙，拉绳子了的。”寨老突然提高声音，中气十足，眼光也变得锐利有神了。

停了好一阵，寨老回复到平静的神情，朝贵生说：“贵生，你是读过书的，又在外头见过世面。”

他想等贵生接话，但贵生不接，仍满脸笑意地望着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也

不想再说了，但他还是说了：“贵生，我知道你进了城。你们的事，我说二条，愿意，你们就选一条，不愿，我也没办法了。一是把树砍了或卖了，一家一半。二是让这棵树长着，都不去动它。秋奎，你们两个可以走了。”

秋奎十分的茫然，他想说什么，但看寨老的表情，他没敢。

贵生也很奇怪，但他心里是不惧寨老的，他说：“时间长了，你老人家可能记得不准了”。

秋奎心里明白贵生的态度，但出了寨老家的门，他还是固执地问贵生：“你选哪条？”贵生的情绪不好，他没有想到寨老对这事会如此明确地不考虑自己的优势，而且，话里话外都有敲打的意思。他说：“我哪条也不选。”

回到家的时候，贵生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跟媳妇说：“把那些天麻给我装好。看来，真得打官司。”仡佬菁是高原山区，山上有野生天麻，以前，挖了天麻，村民们就把它拿到镇上去作药材卖了。如今，野生天麻越发的金贵，就成了仡佬菁人送人的极好的礼品。贵生媳妇边收拾天麻，边怯生生地问：“寨老怎么说？”贵生媳妇是邻寨嫁过来的，这几年，贵生在外打工，她在家操持家务，她是很看重寨老的意见的，但她在家里发言权不多。“管他怎么说。”贵生有点不太满意媳妇的多嘴。

其实，贵生上次到乡里和县城，主要是打听打听官司的程序，二是跟说得上话的人通通气。他读高中时，两个最好的同学一个在乡里当司法助理员，一个在县政府给副县长当秘书。他们都是主张贵生打官司的，司法员还表示愿意给贵生当代理人。俩个同学给了贵生底气，贵生觉得，这官司是打得的，毕竟，是新时代了，用法律解决问题是正常手段，而且，村人们也应该明白是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当然，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赢得可能性很大。

从城里回来，贵生心里觉得很安稳，他

在城里和乡里转了四天时间，办妥了打官司的一切手续。他必须在春节前办完这事，过了春节，他还准备去打工，窝在仡佬寨是挣不了钱、富不了家的。办打官司的手续，当秘书的同学是帮了忙的。从城里回来的头天下午，当秘书的同学还约了县法院两个法官吃了饭。春生要开饭钱，秘书同学不让，说太贵了，你给他们买条烟。贵生花了三百六十元买了三条，那两人和秘书同学一人一条。饭钱是秘书同学签的单。三人都没推辞自己的烟，大大方方地接了，说很快就会安排人开庭审理。

贵生接连进城，秋奎意识到可能要打官司，也想找个人疏通疏通，但细数自己的亲朋，没有一个在外混事的，只好把心一横，相信法律的公平。

巡回法庭是在腊月二十三到仡佬寨的，场地选择在村里的小学校内。这天，仡佬寨可热闹了，操场坝上、柴火燃了七八堆，差不多所有的男人和小孩都去了。村寨里，这是几十年来头一回官司，而且，这法庭居然设在村子里，确实也是稀罕事。法院只有二个人，秩序是由村干部招呼的，那二个人坐上首，贵生和秋奎分坐左右两侧。贵生的司法助理员跟贵生坐在一起，他是与法官们一起来的。法官说，由于事情简单明了，本案适用简单程序。什么程序的，村人也不懂，只知道法官读了些纸单子，然后秋奎和贵生说自己的理由。秋奎就说，两个地界桩拉线，线在树的中间。贵生什么也没说，由司法助理员代说，很有条理，一是上辈口传，二是枫树确实长在贵生家，三是出示了一份纸单子，说是书证，这书证很重要，法官收了去。

村人们是来看稀奇的，可能是寒冷的缘故，法官们没去看现场，也没找证人，他们根据乡土地管理所出的书证判决，那纸单纸上讲，春生家的地界恰好包括那棵树。法官判决的时候，秋奎有点莫名其妙，张嘴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法官还说，不服判决可以上诉，秋奎也没听明白。法官的话一落，

村人们就散了，要不是这事，他们今天可忙呢，按照仡佬族的习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男人们是要喝转转酒的。

腊月二十三对仡佬人来说，是个大日子，可以说，仡佬人的春节是从这天开始的。祭祖、喝转转酒，是过小年的主要内容。下午三点钟以后，各家祭祖完毕，男人们三五人或八九人邀约在一起，逐家品尝自酿的包谷酒，品尝女人做菜的手艺。这酒早的喝到午夜，迟的可以喝到第二天早上，早和迟取决于邀约人数的多少。贵生媳妇早把酒菜准备好了，她想，可能法官们和贵生的同学，会到家里吃饭，但法官和贵生的同学没来，他们办完案，立刻返回乡里去了。

回到家里的贵生，忍不住有些兴奋，他想，那枫香树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了，新屋的楼板差不多了。秋奎是不会上诉的，以秋奎的个性，砍树时，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冲突。作为仡佬人，会喝酒是与生俱来的。他想喝酒，此刻，他的心情也适合喝酒。

仡佬寨的村人们喜欢用竹杯喝酒，以前，可能是穷，置办不起其它的酒杯，后来，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贵生独自喝了三竹杯之后，突然想起今天是小年，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往年，邀他喝转转酒的人很多，边喝酒边讲外边的见闻，使他成为村子里很受人欢迎的邀约对象。今年，没有邀约他，独自一人喝酒，没了气氛，顿时，他觉得兴味索然。那些喝转转酒的，已经开始了他们热闹的宴席。他不想主动去参加任何一伙，往年，都是他们邀他。

坐在家里的贵生，很无趣地思量起官司来。他最先想到的是树的价值，而后，他细算了这场官司的花费，两趟县城的车费、两斤野生天麻、诉讼费、三条烟。细算之后，他大吃一惊，他发现，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他的所得竟不足那棵树的一半。如果当初听寨老的，一半还是足实的。那么，经济价值之外呢？他心里明白，这场官司之后，村人们心里，自己就是仡佬寨没有惹得起的人物

了。但为什么没人邀我喝酒了呢？他不大敢细想。

天完全黑了，贵生实在坐不住了。他走到院坝中，顺风而来的猜拳声、酒歌和喊叫声，让他越发地心绪不宁。他想走走，或许，会有人邀自己。于是，他朝最近的人声喧哗的邻家走去，刚到门口，就有人唱：“人人心里有杆秤，一时一事非一生……”。贵生知道，这是一首古老的酒歌，但此刻分明象是在说自己，他立刻停住了准备敲门的手。不知不觉的，他竟然走到了秋奎家的门外，秋奎家也有人在喝酒，他明白，自己是不能进去的，他突然有种欲望，想在门外听里面的说话，可又怕里面的突然开门，那就太丢脸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村子里转悠着，那首古老的酒歌他又听了二次。官司的事，肯定成了今夜转转酒的话题，他想。

春节过后，贵生又去打工去了。

那棵枫香树没砍，依然立着，立在贵生和秋奎二家的自留山的边界上。

征稿启事

为丰富《遵义文艺》的选题内容，提高刊物质量，培养新人、沟通信息、繁荣文艺，决定从2006年4月起对《遵义文艺》进行改版。为此，特面向全市各区、县、市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以及各界读者、作者征稿。

本刊除原有栏目外，将增设“新人之窗”、“名家点评”、“戏曲小品”、“民间工艺美术”、“信息大观”、“文艺新视角”、“文化产业”、“文艺法规宣传”等栏目。

欢迎各界人士投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遵义文艺编辑部
二〇〇六年三月

下午是美丽的

杨 然

下午是美丽的

去，去用玫瑰花垂钓蝴蝶

去给小鸡戴上眼镜

去仰面迎看水母

那透明的软体皇冠如漫天雪花

在神奇的珊瑚岛火山湖

撒下满空降落伞

去阳光树下饮一杯咖啡

去读一本最新的诗歌杂志

去给很远的的朋友写信

要一个字一个字慢腾腾地写

因为信如其人

信有多美丽，你就有多美丽

去给邻居的小孩说句笑话

把周庆军叫成收割机

把读书说成扑通

去，去梧桐树的操场走一走

看看秋天的落叶黄了好多

然后逗弄功能翻新的手机

然后看看西边的太阳红到了什么程度

去预约一场黄昏的大雨

去预约火星或者电视明星

总之在每天的中午与傍晚之间

有一段时间似有似无

有一段清醒飘飘忽忽

有一段糊涂，如情似梦

有一段风，告诉你下午可以更空洞

下午是自由的

因为散漫且漫无目的

所以很美很美

肖勤

遍地樱花

素描

世界上的女子有很多种，美丽的种类也有很多种，淼淼是其中一类，美得不张扬，魅力却无处不在。当这个世界浮躁得一提起美丽网上就乱闪“妩媚、风韵、华贵……”等等词藻的时候，淼淼的美却只是一个关键词：宁静。

九三年的大学校园，樱花满枝，很浪漫，很纯洁。在这样一种气氛里，淼淼的柔静得到了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九三中文系 28 个男生的一致宠爱。很多篇发自九三中文的文章里，或多或少总有淼淼的影子。关于这些，中文九三的女生们表现得比较大度，没有嫉妒和不平——因为淼淼很平静，本来就与世无争。

淼淼的皮肤，是象牙一样的白，里面透着淡淡的红色。象校园深红色樱花丛中独有的那一棵浅红樱花，如少女的心事，若隐若现。

淼淼虽是宁静地生活着，却总是掀起别人的不平静。

刚毕业任教的班主任曾经在淼淼经过的时候，在我面前吟过那么几句诗：你的心是宁静的月光，我的心是沸腾的海洋；你高高地挂在天上，却燃烧在我的心上。

我曾无数次采取诱供或威胁的方式让班主任承认诗兴是因淼淼而发。可班主任死不认帐，还说：你个小丫造谣生事。

花开

樱花缤纷的时候，躲不开追逐的淼淼搬离了宿舍。当同

室姐妹互相询问确定没有人伤害她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淼淼在外面与男朋友一起租房同居了！

九四年的大学校园，这样的行为称得上骇世惊俗。更何况发生最不可能发生的淼淼身上！九三中文的男生们象“沸腾的海洋”一般不平静。惊异之余，有不少男生用肝肠寸断的目光恨恨地盯着淼淼在教室里进进出出。

淼淼垂着头轻灵地走进走出。不是忏悔，她低着头是因为她总在遐想什么，时不时地偷笑。

公开的秘密没有多久就让班主任知道了，一天晚自习，班主任来到我身边，低声说：你去找彭淼淼谈谈，让她必须回来！否则学校会处理人的。

我捧着一本法学书，盯着班主任：干嘛我去？我又不是执法主体。我有什么资格让她“必须回来”？班主任的眉头绞在一起许久，才想出一个苍白的理由：你是班长。

我说：你还是班主任呢！

班主任说：我是男生，不合适。

我窃笑：怎么不合适？（不是刚好有对着佳人吟诗作对的机会么？）

然而，我在班主任脸色变青之前赶紧消失。

其实，不是我不愿去。只是，只有我知道，淼淼那细小的骨头深处，有怎样的固执。何况，她把爱当成了氧气，要她放弃，谈何容易。

后来，星期天的下午，班主任在确定足球场上那个得意扬扬的家伙正是淼淼的男朋友全星后，立马就往校园东门路一趟小跑。

东门路李家巷的一间小屋里，淼淼正在满室阳光下叠衣，看见了班主任也不惊慌。只是倒了一杯水在班主任面前。然后坐在小屋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一副等待审判的样子。

班主任左看右看，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坐，只好坐在床沿上。一不留神手就压在了

叠好的衣物上。那是一件黑色的、有着美丽蕾丝花边的睡裙。妩媚而娇美地散发着阳光与香皂的气息。

班主任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仿佛手触到的不是衣裳，而是穿着衣裳的人。半天，班主任说：你得回去，小小年纪，这样做，代价太大。

淼淼不回答。事实上她从班主任进屋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说话。

班主任又说了许多，说到阳光的影子从窗外沿到屋里的墙角。五月的夕阳带着一丝青涩的气息蛰伏在墙角。象小屋里蛰伏着的青涩的爱情滋味。班主任终于停止了劝说。痛心疾首地看着淼淼，象看着个不会游泳却偏要在海洋里戏水的任性孩子。

离开小屋时，班主任最后说了一句：但凡过度坚信的，往往过度失望。

那一晚班主任约我喝了一夜的啤酒。我笑：受刺激了？

班主任呲牙裂齿地说：我是担心让系主任知道了会怀疑我的管理能力。我盯着班主任的眼。他却不敢和我对视。

我说：找那么多理由做什么？我又不会出卖你！你是我表哥嘛。

落 英

确切地讲，与其说淼淼是被全星的爱情迷醉的，不如说淼淼是让全星身上那一份激情所沉醉。长期生活在28个儒雅温和的九三中文男生眼光中的淼淼，面对一笑就能让阳光跟着灿烂的全星、一跃就能让田径场充满惊呼的全星，淼淼注定没有免疫力。

全星对淼淼的笑里，并没有虚假的成份。但要命的是全星和淼淼不是同一类的人。他天生是生活在众人目光里的明星。生来不肯安静地享受青春。非要不停地抛洒笑容和追逐。淼淼只是宁静而忠诚的观众，站在他的耀眼舞台下欣赏他的表演，深情而仰慕地望

着。

日子久了，一个人的表演开始变得枯燥和乏味，甚至寂寞。当表演者决定息演时，淼淼的悲剧便正式开演。

于是，班主任在李家巷最后说的那一句话，成了应验的魔咒。

1994年的冬天，坚信一生一世且无知无畏地付出的淼淼，看着全星与一个和他有着相同健康肤色的女孩相拥而行。

站在大雪纷飞的操场上，淼淼净晰的皮肤几乎雪一样苍白。

淼淼搬回了宿舍。更加悄无声息地进出。我说：如果可以，不如好好哭一场。

淼淼摇头，一脸很坚强的模样。

事实上，九三中文的人都明白淼淼的坚强是多么单薄的伪装。只是没有人忍心撕开那层伪装。因为它是唯一支撑淼淼在校园里延续学业的武装。

我不知道淼淼内心的羞辱与悲恸有多深，自卑有多深。我只知道，从此大学三年，淼淼再没有照过一次镜子。

一败涂地的爱情，让淼淼的尊严也一败涂地。

可怜的淼淼象空气一样在教室里无声无息地走，中文九三的人用战战兢兢的言行举动，小心翼翼地呵护受伤的淼淼。

班主任懊悔得不行。唯物论的他甚至认为淼淼的结果是他那句该死的话带来的。

你看看！她那样子，无魂无魄。

班主任对我说，一脸的自责。

乍 晴

95年的春天，樱花又触目惊心地开展得满校园都是。

淼淼失神地看着教室外的樱花发呆。

樱花可以谢了又开，可是淼淼的青春注定一去不回来。花期将尽的时候，有缠缠绵绵的雨，一丛丛樱花零落在地上，层层叠叠

地湿着，委屈而凄凉。

晚自习的时候，淼淼突然对我说：有什么错，可以象小时候的数学题，拿橡皮一擦，就改得过来？

我还没有想得出用什么话安慰她，她却突地站起来：我先回寝室了。

不到10分钟，班主任到教室点名，我说：淼淼请假。

班主任在沉郁的春雨中突然有了一阵不好的预感。等班主任赶到寝室时，淼淼已经倒在了一片血泊中。

省医急救室里，一整夜，班主任一直握着淼淼的手。

第二天，天突然就放晴了，那样干净明媚的阳光让人想像不出前一夜的凄冷和沉郁是好何让人痛断肝肠。

淼淼醒来的时候，身体里已经流有班主任的鲜血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班主任的手一握就不肯放。

医生说：你们人太多，空气不好，出去几个吧。于是班主任说：除了班长，其他的人都回去上课。

同学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断断续续地听着班主任和淼淼的谈话。

班主任说：傻了一次，为什么还要傻第二次？

淼淼说：谁都在小心地护着我，而我受不了、也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呵护。而且，我没法原谅我自己。我觉得你们的小心背后总是有一份鄙夷。

没有，班主任说：我以班主任的名义向你保证——绝对没有！

我从门缝里往里看，正好看到班主任一双真诚而稳沉的目光看着泪眼婆娑的淼淼。表哥的眼神里有不显山不露水的爱怜。我偷笑——倒底是北大生，别人要生要死的时刻他还能这样把持得住自己班主任的身份。

不过，很久了，我才知道，班主任的眼神之所以没有流露出澎湃的激情，完全是他

心中的阴暗面在作祟——原来，班主任总在关键时刻想起那件黑色的蕾丝睡衣。也就是说：班主任的保证里，最不可靠的成份就是他自己。

我对班主任说：放不下，就不要招惹淼淼，她再也输不起。

但是一切都晚了，我清楚地看到，淼淼一天比一天明亮的眼睛总是望向意气风发的班主任。

那眼神里，爱的成份并不多，但是我明白，淼淼是在期盼着什么，她在等待班主任对她的认可，她已经把班主任对她的爱等同于了这个世界对她的宽恕和救赎。傻子都知道一个男子一整夜地握着一个濒临死亡的女孩意味着什么，淼淼不傻，她能不懂？

可是，淼淼又一次寻错了方向、列错了等式：以往将一场无知的恋爱等同于永恒，撞得一败涂地后，这一次又将一份情感等同于救赎。

夜 黑

转眼就大四了，学校的操场又一如既往地热闹起来。

大一新生的军训又开始了。新生一天天整齐地跑过操场，毕业生则一天天匆匆地经过操场满世界疯狂地寻找落脚的地方。而成绩优秀的我不在乎：只要顺利通过最后两科考试，我就能如愿留校任教。

我着急的是另外一件非常严肃和浪漫的事情：俗话说，没有恋爱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也许，我可以抓住大学的尾巴，谈一场不痛不痒的恋爱吧！

想到鬼便遇到鬼。

那是在一个灯泡坏掉的教学楼拐角。走得飞快的我一头撞进别人的怀里，课本笔记稀里哗啦落得满地都是。

那是一个有着清亮眼神的年轻教官。

我看在眼里，头有昏晕的感觉。年轻教官以为撞坏了我，赶紧扶我回宿舍。

从此我便有空没空往操场跑。

淼淼说：你中毒了。

我不管。甚至一改过去的习惯开始学穿裙子和高跟鞋。甚至于连最后两科科考都不管不顾。

终于有一天在操场上，他看到了我，在再次向我道歉后邀我周六跳舞。

周六那个下午，晴朗的天开始不停地闪电，伴着吓人的雷鸣。淼淼看着异常兴奋的我，忧郁地说：要下大雨了，不去吧！？

哪怕下刀子呢？我笑：过了今天，就没机会了。

人家又没说爱你。淼淼细声细气地说。

我再笑：这场战役拿不下来，我出家去。

淼淼看着我，突然就哭了：你和那时候的我好相像。要怎样帮你你才清醒呢？

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了。许久不曾也不敢提的往事，可怜的淼淼竟因我而提。

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想和他跳跳舞。我说。

没什么吗？淼淼问：你多久没有记笔记了？你为了去操场，逃了多少课？

我无言以对。

最后，在一声接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中，淼淼陪我去了舞厅。

但那一夜我没有盼来与教官的共舞。因为淼淼一见面就被教官吸引了，她夸张地对我轻声叫：这么帅！难怪你中毒。让我先和他跳一曲好不好？

然后，我看着柔弱静美、舞步轻盈的淼淼在舞池里象一朵宁静盛开的莲，令所有的人都看迷了眼，而她的美丽仿佛全为教官一人绽放。这更令教官无力抗拒。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淼淼在我面前、在我所爱的人面前掀动风情。我一直望着她，期待她给我一个解释。但她一双妩媚的眼却始终望着教官。

我在大雨滂沱中跑回宿舍。梦在冰冷的雨中苏醒。

午夜十二点。淼淼才回来。轻手轻脚地进门、洗漱。

我在帐帘内冷冷地说：怎么，这一次，准

备什么时候搬出去租房住？

尽管熄了灯，但窗户外面的路灯仍有微弱的光线映进来。我从薄薄的帐帘里看到外面的淼淼在那一瞬间停止了所有动作。

我又看到了94年那场大雪中的淼淼——面白胜雪。

是你先伤我的，淼淼。我在心里冷酷地说。

曲 散

那一夜后，我和淼淼视同陌路。班主任问我几次，我都不肯说——丢人现眼的事，说什么！我只是发恨般地把丢下的功课迅速地补了回来。在大家的祝福中成功得到留校的名额。而淼淼从此几乎在班上没有了任何声息。从那一夜后，她的表情犹如一潭死水，只偶尔在班主任的注视下，有勉强的笑容。

我的毕业薄没有叫她签名。

1997年的初夏。

毕业舞会就要开始的那天黄昏，班主任把我拉到樱花树下，心事重重地说：从明天起淼淼就不是我的学生了，我想对她说出来，可脑子里又老是有那件睡裙在闪啊闪。你就我该怎么办？

忘了她。哥。我冷冰冰地说：她配不上你。

班主任一脸狐疑地盯着我。我忍了半天，最终没有说出那场大雨和舞会的事。

我只是说：她天性就是水性杨花的女子，她配不上你，真的。

好吧。班主任痛苦地摇头：你不说，我也不想听。保留一点美好的回忆总比撕裂它好。

那一夜，舞会在大家的哭和笑中支离破碎却无限美丽地延续着。淼淼一个人静静地喝着葡萄酒，几次目光与我交汇，都欲言又止。我视若不见。

虽说大学四年，只记情不记仇，但是青春的自尊和友情所受的伤害令我永不能原谅这个故作清秀的淼淼。

淼淼一直坐在那里，每个人邀她跳舞她都静静地拒绝。被拒绝的人一个个回头看着班主任意味深长地笑。而一脸尴尬的班主任看看地又看看屋顶，却始终没有走向淼淼。

于是淼淼的眼神，随着渐深的夜色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去。

半夜里，尖锐的救护车急救声撕破了校园的宁静。

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一次，又是淼淼。

从班主任从医院回来后的哽咽讲述中，我才知道了一个足以令我悔痛一生的真相：

舞会后淼淼到了班主任的宿舍。班主任边招呼淼淼坐下又边把已关上的门虚掩开来。

淼淼冷眼看着，冷冰冰地说：你们总是那么虚伪！开与关，又能证明什么？

班主任尴尬地咳了两声。

你以班主任名义作的保证呢？淼淼一改平时的温顺，尖锐地问：其实你们每个人都在骗我对不对？每个人都装得象救世主一样高贵，骨子里却一个个都在乎着我的过去，你、还有你优秀的表妹！你们曾经是最信赖的朋友，可恰恰是你们两个，表面上宽恕了我的过去，内心却一直在鄙夷我的过去！对不对？！

淼淼飞快的语速让班主任找不到任何安慰和虚假地解释的机会。

你们总把一个犯过错的人想得那么坏，象浩浩！请你告诉她，我其实从来没跟她抢过男朋友，那天跳舞，我是故意的，我是想让她知道那个教官并不值得她那样掏心掏肝地爱。我只是想让她好好走完四年的学业，不要象我，一败涂地。

班主任讲着，声音哑哑：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和你之间到底怎么了，我想问她关于教官是怎么回事，她却不说了，只是反反复复地放她送我的那盘碟子里那首歌，跟着哼，又是笑又是唱又是哭。后来她声音小了，我以为她想睡了，打算送她回宿舍，一牵她的手才发现她又割腕了。她藏在桌子下的手全是红红的血。地上也全是血。班主任边说

边哭：她说得没错，我太虚伪，其实我内心一直就放不下她犯过的错，却又摆着一脸救世主的模样。是我害她走绝路的。

不仅是你，还有我。

我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冷静讲述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短短的几分钟，却仿佛用尽了我一生的力量，说完后，我有虚脱的感觉：因为心中，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呼唤淼淼上千次了。

那个平来应该属于快乐青春的夏天，我却一心的惶恐。省医急救室外，我和班主任都在等待淼淼的苏醒。可笑的属命——曾经淼淼渴望得到我们的救赎，而在她不再期待我们的救赎后，淼淼生命的延续居然又成了我们渴望得到的救赎。

因为事实上，给予淼淼最沉痛打击的，不是给予她伤害的全星，而是帮她疗好了伤口，又狠狠撕裂开的我们。

我不信神，但在那一个充满死亡和绝望气息的早晨，我渴望得到神的友助。可是没有一个神能挽留住一个决意离去的灵魂。

我与班主任注定从1997年夏天的那一个清晨开始，背负着永不能得到救赎的罪恶走过长长的一生。中文九三的人劝着，一次又一次：淼淼也好，你们也好，一切都不是偶然。没有彭淼淼的悔和死，还会有陈淼淼的悔和痛。犹如一盘棋，因为无知而举步仓猝。因为年轻而不知进退，输就输吧，放下就是。

后 记

我放不下，那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但我渴望班主任放下，在我的心中，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我的那些话，一切将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于是，我在沉沉哀伤中，用淼淼审视我的爱情一样的目光谨慎地恋爱。许多次，都平稳地开始，然后，在我将淼淼的故事搬到我自己身上讲叙后，我的亲爱的那些人们，便一个个消失了去。如同隐身。

于是，我对班主任说：算了，不是你的错，你看，他们和你一样，也不肯原谅。

班主任说：不要胡说，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那又怎样？我幽幽地说：你、我，还有所有的人，又有几个人的心，月白风清，敢言清白？真正清白的人去了，留下的，不过为洗净尘埃而活着。

言语间，年月轮回。

我和班主任在大学校园里看着一轮轮樱花开了又落。看着一张张的笑容来了又走。看着一次次的青春曲起曲散。

一切就象一场永不停息的舞剧。这边唱罢，那边登场。

看得到那一树树樱花如约而至地盛开，却看不到青春重来。

于是想起淼淼的话：有什么错，可以象小时候的数学题，拿橡皮一擦，就改得过来？

又有什么错，可以象树树樱花，开了又开。

偶尔走过校园的樱花林，看到一个个孤单地依倚在树旁如花般美丽的女孩子，有如樱花般粉色而怨艾的表情。

于是又想起淼淼，还有那首她在班主任宿舍里反复唱起的那首歌：

我是天地间单飞的孤雁，流落湖面的水仙，当你微笑深情地看我，我的泪水已流尽……

冬日山中遇友

娄集林

六出逍遥寒意浓，知音邂逅雪庐中。
谈诗论剑倚梅岭，携手凭栏奉玉盅。
聆听蕉尾又横笛，试占新词先问松。
回首酬君相恨晚，狮山梵殿夜鸣钟。

李芝惠

走过冬季

陶彩霞和张风华是在初冬办理的离婚手续。走出民政局，她心里空空落落的，就象初冬的天气，干冷又潮湿；又似乎一块石头落地，心中再没有往日的那种牵挂和忧虑了；又好象生患绝症的人开了刀，毒瘤取走了，剩下的是伤口。

她明白，婚姻到了今天的地步，再分辩也是多余。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问他们离婚的理由，张风华说是因为性格不和感情破裂。陶彩霞很生气，她恨张风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还把她十分珍惜的那份感情抬上桌面，任人蹂躏。在这里感情一文不值，夫妻间的爱恋牵挂缘份，都不存在了，剩余的是财产的交割，是激烈枪战后可怕的冷战，即使偶尔有点硝烟也是最后的烟尘，平平淡淡，没有火药味。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和互相之间的伤害，都已经在闹离婚的过程精疲力竭，这时候双方都失去了再挑刺的耐心。反而有了好久以来不曾再有的平静。当她在离婚协议书上按手印的那一刻，她泪如泉涌，她好伤心好难过。从此她将和自己心爱的人儿告别，成为陌路人，他的一切都已不再需要她来关心，孩子也将成为没有父爱的可怜人……

天翻地覆般的离婚完成了，从身心到身体都垮塌下来，更要命的是丢脸，她觉得走在街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就象飘浮在空气中的尘埃，无依无靠；她看别人和别人看她的眼光都似乎光怪陆离的，就象这十月的天，灰蒙蒙的；人们的脸上也都挂着讥讽和嘲笑，虽然大家都在叹息她们的婚姻不该破裂，但叹息的背后是看不起她。她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傻子，傻得被卖了还在帮着人贩子数钱。

——
办理离婚手续后，她们本应该分道扬镳，张风华却提出

要与她吃最后的晚餐，她知道他想儿子都快想疯了，只是她舍不得张风华，怕失去张风华，更怕女儿失去父爱。但是爱也好恨也好，张风华铁了心离婚，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她越是向他示爱，对方就越是烦，那种抵毁她的话就越多，说她没有志气，我已经不爱你了你还赖着我不放；你看你一天那样子像个泼妇，死不讲理，好话给你说了那么多，你就是听不进；你看你那长相，说有好丑就有多丑，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好的。诋毁的话听多了，连她自己都很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一钱不值。

晚餐是秋生老表的餐馆吃的。张风华点了炸海椒扣，猪蹄膀，石胡子汤，还有一些家常菜，全是陶彩霞平时爱吃的。揣着离婚证吃饭，应该没有心思吧？但是陶彩霞的弱点恰恰就在这里，她和张风华有再大的争执，张风华只需三言两语就把她搞定，使她对张风华一点怨气都没得。

“哎呀，崩着脸做那样吗？夫妻不成情义在嘛，今后我们做朋友总可以吧。”张风华恢复了原有的好性情。

“谁做你的朋友？”

“你嘛。”张风华嬉皮笑脸地说。

“做朋友，到时候媳妇娶了，避都避不赢啰。”面对张风华的嬉皮笑脸，陶彩霞一点办法没得，崩着的脸也放开了，还言不由衷地跟着笑起来。

“不会的，我有了儿子一定抱给你，让他也叫你妈，做你的干儿子。”

“稀罕，说的比唱的好听。”陶彩霞虽然知道张风华说的是不可能的事，心中也还是有一丝高兴，她觉得张风华是为了得到儿子才和她离婚的，他说的话也真假参半。

虽然刚刚离婚，张风华似乎已经看见了儿子的影子，希望就象面前桌子上的饭菜，伸手可得。

陶彩霞的心情却不好，离婚意味着她将和女儿孤苦无依，更是她幸福生活的结束，这世上还能找到张风华和她那样的爱吗？俩

人在一起的那种风影相随，心跟着爱一起走，永远不分手的生死情结，是今生今世难找的。虽然这爱到后来变了质，假若她结婚后生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她们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对。她们的爱情史会重写。现在好了，灰心的她对书上写的忠贞不渝一类故事产生了怀疑。

现在，一个要奔向幸福，一个却要坠落深渊。

“老表，菜上完了，吃吧。”秋生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吃就吃吧，不吃白不吃。陶彩霞这样想着的时候不禁为自己对自己的背叛逗笑了。

这餐饭她们吃得很恩爱。吃饭过程中，张风华不停的为她拈菜，更令人惊讶的是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说笑，脸上没有一丝伤心的痕迹，就象平时下班来不及回家弄饭吃的夫妻，商量好了来馆子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回家好好的睡上一觉。

事后听说她们是吃最后的晚餐，秋生老表觉得两人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

如果说张风华请陶彩霞吃那顿饭是不可思议的话，接下来张风华一直搂着陶彩霞回家，就象初恋情人一样，使陶彩霞更不知所措，就连路人也很惊讶。

二

目的达到了，张风华没有了两人闹离婚时的怪脾气，又开始有说有笑，还邀请陶彩霞和女儿跟他散步，女儿虽然平时也很亲热爸爸，但妈妈不去她也不去。张风华只好一个人哼着小曲走了。

陶彩霞冷静下来，知道张风华和她们娘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已经随风而去，现在必须自己面对生活，今后的人生路只有娘俩相依为命，以后的人生即是再难也要一步步走。空寂包围着她，坚决不愿意离婚是怕独自面对人生，是怕女儿失去父亲，她们的筵席散了，这人生的路还是要靠自己来走，靠谁都是一场空，想把丈夫作为救命稻草抓住已不可能，同林鸟要各自飞向远方了。